



11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
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
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
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
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曰循夫當衆說之馳騁
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君二
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
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

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
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
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始
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
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
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
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
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
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
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

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
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
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又一作從而
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
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
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
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
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
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
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
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
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
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
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
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
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
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龍長養至於
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
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

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
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小者
又至於大積其微者又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
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
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
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
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
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
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
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

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
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
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龍長養之具
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
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且
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
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
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
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
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比周衰
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

若漢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
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
議禮虞夏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
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
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繼而不省故以孔
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
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尊者
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
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
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
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所作謂陛下有更

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
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
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勉一作知學
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
志則當懇誠惻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
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
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
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
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
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
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

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
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作心之不踰
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
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
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
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
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
求而不得何為而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
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
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
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器之士而議論所未

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閭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

食菲衣綿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朕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

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首覽

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

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

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又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

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庸非可闕測

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晚周秦煥未

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氏踵襲卑

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

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

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
群下導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
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
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持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
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
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又本於學
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
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
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
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
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

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譜
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
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
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取脩乃來
又曰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
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
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
子之自叙則自有十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
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

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
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
已久矣聖賢之為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
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
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與貝傳畜之貴也及
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
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
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
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
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著
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

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
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
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
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
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樂之餘日引
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
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解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
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
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持起於三代之
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

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
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好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
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少當誠以陛下之
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
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
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
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
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
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
民享萬年之休以求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
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
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
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未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州未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列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遑遑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桃之廟所以為帝者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夕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

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歎歎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

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氏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曰循號令又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

審反復至於緩固縲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
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
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
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
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
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
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
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
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少懈也其憂
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

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
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
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出巖
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摯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
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
鬯遂九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訖於
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
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
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

無援抱擊折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
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
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
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
至於兔置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
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
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
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
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
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

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
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
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
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
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
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
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
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
公為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
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
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

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垂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

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罔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臣叙擬以聞其餘臺者

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
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廢升之賞失實
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
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賢之大指
也贊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宏務
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
名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
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
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頒吏累歲不能救
則於選用之體元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

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
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
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
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群
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
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
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
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
亦嘗奉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
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
採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

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
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
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
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
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
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
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
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
陛下察其踈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
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
者以告于王論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
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
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
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
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
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
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

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
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
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缺其高第其可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
掌固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
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二
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
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
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

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
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
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
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尚於三代而教
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妻亦厲之實行課無
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
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非
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
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
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
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

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
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
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
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
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
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
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
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
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
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

廢之請且如世宗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
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
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
詳願詔有司而定之議焉取進上元豐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
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
當兩月計其大半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
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車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
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

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
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無農之勢固
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
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
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預焉此
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
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闔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
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
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獷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
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部勢屈於所部
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

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
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
制天下之惡子非緇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
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
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少者實賴其力况
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
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
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
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
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
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

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
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
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
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石州馮繼業於靈
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
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
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
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
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
有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
若非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及盡如古制然今

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
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
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又乏人向者邕州
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
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
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
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又如
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
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
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侈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

則天下雖富其貧

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然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八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八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
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
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
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
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
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
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
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人
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
余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又不遠也前世於彫散

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

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

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

而知也伏惟陛下靜質約天性自然棄輿器服尚方所

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

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

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

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

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
益戍兵臣之妄意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

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
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
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年七十有四熙
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
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
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爽
之於棊善爽者置棊雖疎取數又多得其要而已故敵
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
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
而得筭多也不善爽者置棊雖密取數又寡不得其要
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

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
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
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
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爽也
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又多立城多則兵
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
得筭少猶之不善爽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
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
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
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夷慕况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况之則北邊之備故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變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

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以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矣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業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妙不益兵而東南之

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集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
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
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
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稿卷第三十

元豐類稿卷第三十一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蓋
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二萬餘員景德
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
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
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
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
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

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前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者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廼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廼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

入之籍較一作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及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及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

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賞而加之勸精以峻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

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令僕射尚書侍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
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
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
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
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
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
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
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
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
此則新出之政未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

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
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
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廢
上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不
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
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尋倫庶
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
於常區區之愚度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溥不
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
斷惟陛下之所財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顛改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略檢防散逸紛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

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設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備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言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

變則解縱拘擥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歆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與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取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道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令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定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

如左

一 群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 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更不於本
紀載述之類

一 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 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 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立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一冊即官為委官以官用備寫字人書寫校正其必自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略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致發送文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六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未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乾升骨城居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由由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

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由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未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款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徼復見於中國其繼詢

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徼於詢為何所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邇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未使未能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外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

漢武帝元豐四年滅朝鮮置驪立世次王元菟制以高句驪為縣屬之

奔時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遂皆出塞為寇歸各於
窮巖尤誘而斬之奔乃大悅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

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復其王號史不著其名

莫來裔孫宮立虜安之間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

咸死子伯固立比史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

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遼東弗利死子

劉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劉曾孫璉

立晉太武時始遣使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

立者諸安東奉表後魏宣武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

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元死弟建武立武

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

中書舍之子藏正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

征高麗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

高麗之釁乾豐三年李勣拔扶餘城擒章元年李勣拔

平壤城執虜王收其地蓋朱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

二年也後稍自為國至同光天成間高麗國王高氏累

遣使朝貢唐末中葉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

二百六十年通上九百年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

貢明宗建遣使朝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

五年昭死子伯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伯立死弟治立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奉表印經紹賜之四年又奉貢

五年未乞師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伐誦未候朝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遺命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詔香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年末貢乞師優

元豐類彙卷三十一

元豐類彙卷第三十一

劄子

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 旨命中書更以錄黃書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
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書黃然後侍
郎舍人比稱臣書名臣曾巡聽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
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體
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况錄黃侍
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具檢舍人不
書欲以為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
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

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
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
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准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
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
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
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
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
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
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
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爲止伏乞

以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七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
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

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

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省別具攷

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申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

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中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宇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

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行未有定

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

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

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

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

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是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

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先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事務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兩支賜鞋錢動湏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文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

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

立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生也以臣法於鄉曰蓋古者生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攻取法

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者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

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不責其類情蓋莖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

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掩則惡人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內願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求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况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內有外來人

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具法意蓋已及此今未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應接嚴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遞相告報嚴逐舊有鋪屋及數處依舊切輪臣保遞相告報嚴逐保丁守宿未有處忽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嚴逐並置鋪屋及數仍輪保丁逃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既

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
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
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
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解字
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
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
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申與
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
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
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

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遣諜探竊發之謀
也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若取進止

得恤外國人請者為令不曹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
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
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
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為置
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
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
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願
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

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
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
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
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擲
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
今來所傳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
風勢未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竊設
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教日一次別設酒
食闕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
枓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
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
者即更晚教向未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
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管更有營教今未訓練日
久各以精熟甚有踣硬出格之人諸軍事務覓今分作
三等欲乞相度其事務云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
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
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務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又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
未諧夙夜首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旒宸伏望必賜允

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
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息無誤施
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又皆勸
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
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
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
一之心况祖宗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
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遷欲貪
厚息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困迫速賜德音遂
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
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
免黜陟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
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
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
祈仁聖必賜矜後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幸
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陽
為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癘將
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則身思變發於懇誠忘
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諮列位請禱徧於群神
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恩

欲終履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
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令寵私何義而可伏望
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
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
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寒人望
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人
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
臣無任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履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一日曆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

今本論以實履踈畧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
闕遺今取到脩撰仁宗皇帝實錄院行遣案卷看詳彼處累次
陳請乞搜探取借應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

此施行參詳一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立園之士曾經朝廷獎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欲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內

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脩寫疾速附並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任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誥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額冊者並乞付中書編削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仍乞指揮進奏院通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中書刻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荅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虫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推酒等凡干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

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略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奏修撰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分手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還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名件令合行分手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
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文
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
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按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備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
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勅

黃牒證修纂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三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
實之用篚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
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
為邦禮以合人情物輒用土毛敢參庭實第從臣之嘉
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衷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
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參篋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
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飢降之祥前
件物敢薦服宮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
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頌替
臣成資闕令臣去替祇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
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關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
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令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
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
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掬拾兼臣弟布與
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
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
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見在
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觀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臣年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祿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廉退既詳其所守又思及其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

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勸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觀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之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邗伯理兵治民

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刺治煩劇又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况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孚詎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

所守如此况樞樞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記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右臣輒露悃悞仰干梳髮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兩州之屬邑又有出於

早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兩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未群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殫竭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進闕為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未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未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

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子二人皆遠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寂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於閔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近前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
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令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宸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大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於許臣不任區區
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宸昌矧
屬熙朝宴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
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偕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駝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
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
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前
件物獲於庭實出自土毛仰晞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
固南山之壽永庇群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
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
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王色人臣
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日已久兼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昏之志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臣合當

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
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日月之光俯得伸
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况亳州
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
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
具狀奏聞候勅旨

四

卷三十三

